

文化小镇——

彰显文化特色 激发文化活力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我将用赤子之心歌唱美好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花建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特色小镇是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是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新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各地涌现了一批主打文化特色的文化小镇。它们依托当地文化发展特色产业，不仅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也为文旅融合和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核心阅读

人文氛围浓厚、生态风景秀丽的文化小镇，为人民群众提供着多样文化体验，在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中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化干戈为玉帛”的广阔胸襟、“润泽以温”的君子风范、“宁为玉碎”的高尚气节……玉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不琢，不成器”，人工雕琢能够赋予玉石新的魅力和价值。从50多年前开始，广东佛山南海区平洲在承接广交会玉器加工任务的过程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玉雕人才，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翡翠原料交易市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玉器文化产业中心。平洲还以玉文化为主题进行街区设计改造，通过标志性雕塑、建筑、墙绘等营造文化氛围，将文化、产业和旅游融为一体，综合提升文旅体验，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玉文化擦亮招牌，更成为文化引领地区发展的“生花妙笔”。一块朴实无华的璞玉在不断切磋琢磨中，终成一件精美艺术品，这离不开玉器匠人的巧手与心思。平洲通过产业发展放大玉文化社会效益，诠释着新产业环境中工匠精神传承与光大。文化小镇立足特色文化和传统工艺，不断培育充满生机的文化生态。

以创新为支撑，实现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小镇既非行政建制镇，也非传统产业园区，空间有限，这就需要它突出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持续加强对当地特色文化的挖掘。这不单单是展现地域优秀

文化的魅力，更要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中赋予其时代内涵；不单单是将特色文化发展为主导产业，更要不断加强产品迭代、功能延伸，增强特色文化的市场竞争力。文化创新因而成为小镇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小空间大辐射，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被称为“中国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制作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近年来，潍坊深入挖掘风筝文化，以潍坊风筝节为引领品牌，开发新的创意内容和形态，推动风筝产品更新换代。北京冬奥、中国航天等当代主题被引入造型设计之中，大量绿色低碳材料和环保工艺的运用也带来生产制作的升级，使得风筝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品位都在提升，并逐步走向创意引领、品质精美的高端市场。“要识扶摇能直上，全凭一线手中牵”，小小一只风筝增强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大良寻味顺德小镇的建设，也体现了创新驱动的力量。佛山顺德区作为粤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食在广州，厨在凤城（顺德）”的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的称号。顺德创建的大良寻味顺德小镇，不仅集合优势要素对传统粤菜文化的菜品、标识、节庆等进行持续创新，而且在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打造独具特色的美食文旅，每年举办各类活动500余场，吸引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无论是升级民间工艺的制作和审美，还是挖掘美食背后的生活美学，文化小镇在将特色文化融入时代潮流、融入现代市场的过程中，也激发了文化的活力与潜能。

提供多样文化体验，满足多元文化需求

方兴未艾的文创产品热、博物馆热、文化遗产热、乡村旅游热，为文化小镇建设提供了发展契机。通过塑造品牌、数字赋能、推动文旅融合等方式，文化小镇吸引更多游客驻足流连。人文氛围浓厚、生态风景秀丽的文化小镇，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文化体验，在生产、生活、生态协

同发展中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江南水乡浙江乌镇位于上海、江苏、浙江的交界处，处在长三角中心位置，当地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旺盛。乌镇戏剧节准确把握这一区位优势，立足千年古镇，突出文旅融合，打造极具特色的水乡艺术节形态。剧院的建筑设计既尊重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又注重水乡地貌与现代戏剧美学的融合；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既凸显传统文化气息和江南风貌，又契合看戏观剧、文创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乌镇戏剧节创办以来，平均每届剧场内演出70多场，剧场外演出1200多场，吸引入场观众超过3.5万人次。

深圳市甘坑社区凉帽村是一个以古老民间工艺名人的村落。史籍记载甘坑人制作凉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凉帽村由此得名。近年来，甘坑客家小镇聚合了附近的甘坑村、凉帽村，突出文化引领、创意提升和数字化升级主线，着力挖掘凉帽文化。小镇创办的“小凉帽国际绘本大赛”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的绘本创作者参与，至今已举办多届；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故事和数字创意拍摄的系列动画片，受到观众喜爱，其中VR（虚拟现实）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获得国际知名奖项。同时，小镇还开发了VR体验馆、文创产品、家居用品等300多种主题衍生产品。人们在此徜徉于绿水青山间，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工艺，欣赏创意设计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成果。这些多元体验显著提升了文化小镇的魅力和吸引力，也为地方文化的衍生转化开辟了途径。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化小镇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成为焕新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推动文化小镇在新发展格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下图为浙江乌镇风景图。 胡莹摄影
制图：赵偲汝

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

沈铁梅

去年12月，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沈福存，他也是我从艺道路上的榜样。父亲从小学戏，艺术功底深厚。他在7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不断探索京剧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怀着守正创新的信念、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参与创作了川剧《金子》《李亚仙》《江姐》等一批受到人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川剧《江姐》自2018年首演以来，已经演出了80多场，可以说场场爆满。每当剧院响起人们熟悉的《红梅赞》《绣红旗》等唱段时，许多观众都眼含热泪，轻声合唱，现场气氛十分感人。川剧《江姐》如此受欢迎，体现了红色经典跨越时间的生命力，也展现了川剧演绎经典的独特魅力。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早在年少时期，江姐便是我心中一座巍峨的丰碑。我读小说《红岩》，唱歌曲《红梅赞》，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革命者至坚的信念、至真的信仰深深打动了。此外，江姐对我来说又有另一重亲近感：红岩故事是重庆的一张文化名片，我脚下这片土地正是江姐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江姐的敢爱敢恨、刚柔相济正是重庆女性的性格特征。因此重庆市川剧院决定排川剧《江姐》时，我非常激动，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演好。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丈夫遇害后，江姐常常在朋友家中哭泣，甚至过年时也悲从中来，泪流不止。我意识到，彼时江姐不过二十几岁，经过严酷的斗争才慢慢成长为革命者。以往江姐相关的文艺作品，主要表现为她顽强的意志，川剧《江姐》在延续前作基础上，把关注点放在江姐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她作为妻子、母亲的柔情与温暖，塑造了一位示敌以柔、示人以刚、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英雄形象。因此，观众对英雄不仅仅是仰视，更能与之共情。剧中第一幕，在朝天门码头，江姐期待见到丈夫彭松涛，心中满是甜蜜；当得知丈夫牺牲时，因为肩负重要任务，她只能忍住嘴背过身去克制自己的情感，耳畔隐约响起彭松涛唱的《红梅赞》；遥望城门上彭松涛的头颅，江姐深深鞠躬，用力将围巾向后一甩，决定继承老彭的遗志奔向战场；狱中的江姐捧着儿子云儿的照片，轻轻地贴在脸上，柔情无限，接着她又意识到自己正在战场上，要为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而战斗，表情坚定起来；在高潮《绣红旗》一幕中，当江姐和狱友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时，5位革命者手牵一根长绸组成五角星，这时整个舞台铺展成一面红旗，这种写意的舞台表现极具视觉冲击力，让观众沉浸在悲壮而又豪迈的气氛里……排演《江姐》期间，任何空闲时间我都在练习唱段，唱到动情处，抑制不住泪流满面。我常常想，面对丈夫的牺牲，与儿子诀别，江姐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力量从何而来？如果我是江姐，我会怎么做？排演川剧《江姐》就像是与革命者之间的心灵对话，让我懂得了革命者爱之深沉与广阔。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作为一名川剧演员，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川剧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我不断尝试，从2004年与作曲家郭文景合作打造室内乐版《凤仪亭》亮相欧洲，到2012年携新歌剧《凤仪亭》走上国际舞台，获得当地媒体“五星”好评，再到2019年，我在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演绎新川剧《凤仪亭》获得满堂彩。我欣喜地看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戏曲。展望未来，我深感使命在肩。我将用赤子之心歌唱美好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文学书写“新山乡巨变”

贺绍俊

60多年前，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作家周立波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创作了红色经典小说《山乡巨变》。如今，这部作品所描绘的清溪村发生了哪些变化？由此反映出乡村振兴怎样的面貌？作家余艳回到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以长篇报告文学《新山乡巨变》（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对清溪村进行接力书写，展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清溪村的两次山乡巨变内涵不尽相同。与《山乡巨变》作比较，读者既能看出两次巨变的不同，也能看出两次巨变的连续和递进关系。比如作者引用《山乡巨变》：“你想想看，如果有合作化，如果还是各干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好世界？肯定没有。”这就点出了上世纪50年代乡村巨变的要旨：将农民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作者对今天的山乡巨变也有提纲挈领的描述：“借助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清溪村长满了数字细胞，根植了互联网思维，插上智慧的翅膀，带动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柱。”新技术应用让当下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紧接着，作者通过生动案例印证着自己的阐述。农民曹政奇稻虾共养，得到了丰厚收获；青年农民俞聪坐在空调房里，用手机控制智能种植系统；此外，宽敞舒适的住房，清新优美的环境，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村民们在互联网上销售茶叶、小龙虾等各类农产品的火热场景……通过跨越时空的鲜明对比，“新山乡巨变”让读者耳目一新。

“新”是报告文学着力点，作品以“新”为题分为四大部分：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每一个“新”，都以《山乡巨变》为参照系。清溪村之所以在70多年里接连创造新的奇迹，其成功经验就蕴含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历史脉络中。作家认识到必须将书写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

背景中来观察比较，才能把握事物本质，于是努力打开历史的视野，从新中国、新时代这两个关键词入眼、入笔，写出了历史纵深感；从乡村振兴战略着眼，通过一滴水反映整个时代，写出了“巨变”的内生动力和时代助力；同时，作家在作品的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细致琢磨，写出了报告文学的质感。其写作过程也是不断向前辈作家周立波学习和致敬的过程。作家从认真阅读《山乡巨变》开始，一遍遍寻访小说中的原型，一次次直抵现实生活的现场，用心观察、感受和理解，使这次写作成了一次对周立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作方式的具体实践。其学习和实践效果，当交由读者和时间来检验。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散发出茶子花清香，《新山乡巨变》将《山乡巨变》作为写作的对照，将其融入结构和叙述之中，以诗意的文字真实描绘了新时代山乡焕然一新的面貌，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新山乡巨变》：余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